

遇見歷史深處的人們

見字如晤

海蛟（著）

寧波出版社

先生一個詩人倉央嘉

今

古

今

古

母心青

醫生李時珍

遇见历史深处的人们

见字如晤

徐海蛟（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字如晤：遇见历史深处的人们 / 徐海蛟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526-0649-2

I. ①见…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0661 号

见字如晤

——遇见历史深处的人们

作 者	徐海蛟
责任编辑	卓挺亚 罗敏波
封面设计	于 弘
封面题字	夏军寅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649-2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74—87286804

一场百感交集的探索和回望

——我的《见字如晤》

这是一本写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子，我企图在泥沙俱下的时光里逆流而上。目光和关怀穿过诸多宏大事件，最后落在那些细小的情节上。我用笔将时光背面的结重新解开，让鲜活的面孔和心跳重回人间。

在这部分的文稿中我舍弃了对宏大历史的迷恋，也舍弃了没完没了的人云亦云的评论。我将所有话语和心情都还给了这些被时间湮没的人物。我企图通过文字铺成的道路，让走失的人找到回归的方式。让他们在一个早晨醒来，重新微笑、说话、恼怒、愤慨，重新心绪绵长、患得患失。

这样的一本集子，它牵涉到的都是史册深处的人物，却消除了中途漫长的时间隔阂，仿佛这些人物从未走远，他们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很像我们熟悉的师长朋友老邻居。这些文字是古老史册间探出的一颗新芽，带有现代人的审美气息、认知习惯，也带有日常视野下朴素的体温和语气。

在人物的选择上，我颇费了一番功夫，让那些颇有故事的人走到台前，这样我才有了重新解构的信心和勇气。我往往要找到一个具有暗示意义的事件和一个重要的时

间作为切入点,在细节的重塑中,完成对一个人心灵脉络的梳理,或者对一个人耳目一新的定义。

这本书稿里,我尝试用各样的手法来完成一本散文集的叙述,有小说的匠心,也掺杂着诗歌的轻灵;有回忆和戏说,也有假设和暗含心思的虚构。当然,这一切都围绕人物的主体事件展开,那些关乎命运的事件,我纹丝不敢动,这是不能由外人更改的,是人的履历。我觉得写历史人物的散文,最可怕的是落入考究和学术研讨的癖好里去,那样写出来的人就缺乏血肉和灵魂,只是个遥远时代的木偶。所以,这也可以看成是我近十年来散文写作的一次转型,以往我的文字大多着眼于乡村的回望以及个人心灵的探索,而这本集子却有了纵横捭阖的叙述,我的用心较之先前有了更为开阔的内容,我的关怀也开始走出小小书斋,投向更为宽广的世界。

这本集子,可以看作是一部个人化的心灵历史,是一个年轻作者对时间的感知,以及对历史里面诸多悖论的独自思索。当然这十多万字的文稿里面,还藏着我对天地间那些坚韧生命的敬畏,张扬着我的悲悯,洒落着我的疼惜。

这本集子,是一个带有文化烙印的记忆,从遥远的古代出发,一直到达现代。跨越千年,但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史书,每一张面孔都无一例外地离我们很近。

2011年5月6日

目录

contents

古

序 一场百感交集的探索和回望

- 003 鼠样人生
010 舌头的灾难
019 大漠孤烟
029 太守与鱼
034 世间已无华佗
042 那一声温暖的驴叫
047 一棵旁逸斜出的树
055 绝唱
063 天子门前能走马
077 桃花下，明媚的脸
081 过春风十里
086 医者李时珍
095 天下才子，唯先生一个
107 诗人仓央嘉措

今，

- 117 秋之瑾
127 向死而生
138 岛上的郁达夫
148 秋白，1935
159 走出书斋的斗士
169 乡下人和他的甜酒
176 高墙下的沉默者
188 无声处听惊雷
199 绝境之恋
218 梅心清华
228 跋…光荣的生命路

鼠樣人生舌頭的災難
天漠孤烟世間已無華
佗那一聲溫暖的驢叫
二棵旁逸斜出的樹絕
唱天子前能走馬桃花
下明媚的臉醫者李
時珍，天下子，唯先生
一個詩人倉央嘉措

鼠樣人生舌頭的災難
天漠孤烟世間已無華
佗那一聲溫暖的驢叫
二棵旁逸斜出的樹絕
唱天子前能走馬桃花
下明媚的臉醫者李
時珍，天下子，唯先生
一個詩人倉央嘉措

古

古

鼠樣人生舌頭的災難
天漠孤烟世間已無華
佗那一聲溫暖的驢叫
二棵旁逸斜出的樹絕
唱天子前能走馬桃花
下明媚的臉醫者李
時珍，天下子，唯先生
一個詩人倉央嘉措

鼠樣人生舌頭的災難
天漠孤烟世間已無華
佗那一聲溫暖的驢叫
二棵旁逸斜出的樹絕
唱天子前能走馬桃花
下明媚的臉醫者李
時珍，天下子，唯先生
一個詩人倉央嘉措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起初他在乡里的一个粮仓做保管员，过着平淡而闲散的生活。但他骨子里是不安分的，当然不安分归不安分，年轻时他的人生并没有清晰的方向。

李斯是如厕时突然悟到人生真谛的。他看到厕所边的老鼠，一只只瘦骨嶙峋，身上沾满秽物，随即想到粮仓里的老鼠，真是截然相反，个个出落得肥头大耳，油光可鉴。他忍不住感叹：人生如鼠，幸与不幸真是环境使然。粮仓厕所一墙之隔，老鼠的境遇却如此迥异。

从粮仓边的公厕出来，李斯红光满面，突然觉得人生豁然开朗。李斯决定改变命运，他要离开小小的粮仓，离开上蔡这个小地方。李斯开始了他的鼠样人生和迁徙之旅。

说鼠样人生其实是恰当的，多少年，李斯都在人生的暗角里独自奋斗，苦心经营。多少次，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时刻，他跟着其他流浪的老鼠一起四散逃窜，

疲于奔命。还有多少次，强敌当前，命悬一线，他却能迅速打个洞，韬光养晦。他的灵敏有如老鼠，他的坚韧有如老鼠，他的钻营有如老鼠。

老鼠是李斯的吉祥物，是李斯的图腾。我不知道李斯的属相是什么，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李斯应当属鼠。

李斯从上蔡乡的小粮仓出来后，就像一只远离厕所的老鼠，在仕途上越走越远，他成了一只职业的政治老鼠。

上升之路的第一步是镀金，要让自己拥有必要的光环，这类光环王公贵族们生而有之，没有的人，也会拉一个远亲作倚靠。例如晚李斯很多年的三国的刘备，就拉了一个远得不能再远的亲戚，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而李斯回顾自身，确实没有贵族血统和皇家亲戚，最大的亲戚也就是一个做过里长的远房大伯。李斯唯一想到的出路就是求学，这是多少年来，中国底层人士的上升之路。

李斯想到楚国名师荀卿那里学习几年，用专业知识给自己镀层金，算是取得一个名正言顺可以入仕的资格。荀卿是名师，拜在他门下的几年时光，李斯见到了许多跟他一样胸怀天下的年轻人，这些人的思想很深地触动了。那几年，荀卿的法家思想更加深刻地改变了李斯对世界的看法，他发觉世界是可以在法的梳理下变得有序的。他很明确地告诉荀卿，读书人同样需要追求名利，借此改变卑微的人生。

接着他开始寻找更为广阔的天地，他知道只有最富足的粮仓，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他一直是有眼光的，楚王平庸无所作为，韩王怯懦，燕国弱小，那么多国家都在走下坡路，唯有秦国是他向往的。

到秦国，他找到了富豪吕不韦，作了一项十分有远见的政治投资。

吕不韦扶持着嬴政一步步走来，让秦帝国一步步壮大。李斯的仕途也逐日开阔，从吕不韦的门客开始，步步为营，一路向上。从舍人到长史到客卿到廷尉，他是一只游刃有余的老鼠，在大秦帝国巨大的粮仓里收放自如。

经过二十年群雄逐鹿，秦国终于气吞天下，统一诸侯。这个庞大的帝国走向了它的鼎盛时代，李斯也走向了人生的鼎盛时期，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乡下人李斯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成了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政治巅峰人物。乡下人李斯的儿女家眷也一律彻底抛弃了原先卑微的身份。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了三川郡守，其他子女也纷纷与帝室结了亲，这在李斯看来是一种稳定的模式，根深才能叶茂。

当然，有时李斯也会突然有莫名的恐慌。

有一回，李由回到首都咸阳。李斯大摆家宴，说是家宴，盛大程度不亚于国宴。百官皆来朝贺，坐了近百桌。面对盛大的酒席，李斯举杯畅饮，他真正有了踌躇满志，一览众山的快意。但酒过三巡，客人逐渐散去，李斯看到一片阳光的阴影落在厅堂的角落里，心里涌上来四个字：“物忌太盛”。这是老师荀卿告诫他的话，多少年前说的，在这个午后突然涌上心头。他一下子就有些恍惚，眼前的杯盘狼藉就像梦里幻景。“物忌太盛”，他突然有些茫然，他问自己：我是一朝之相吗？我不是上蔡那个小民李斯吗？

接下来会怎样呢？李斯不敢这样问自己。像所有出身卑微，如履薄冰走到巅峰的人一样，他害怕失手，害怕一地的碎片。

一个硬币有正反面，一只手有手心手背。事物总有两面性，在李斯得意于自己的人生如日中天时，也在命运的泥淖中陷得越来越深，最后终归万劫不复。

嬴政一死，他经不起赵高蛊惑，和赵高一道暗中篡改了皇帝的遗嘱，逼迫嬴政的长子扶苏服毒自杀，扶持愚昧无能的胡亥登上帝位。其实这是一着险棋，赵高的用意是明显的，以李斯的敏感不可能觉察不到。但以李斯的自信，一番斟酌后，他注定会走这一着险棋的。他觉得在嬴政手下都能游刃有余，何况一胡亥呢。

李斯这着棋确实走错了。嬴政虽然可怕，却是可以被理性说服的，胡亥不一样了，李斯的思维永远也跟不上他的逻辑，或者说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胡亥是那种脑子里常常会生出些怪念头的人。李斯无法进到他心里，无法接近他的思维，更不用说左右他的决策了。他做的，他说的，他想的，这一切李斯都倍感无奈。他们之间就像两台发射和接收频率截然不同的机器，信息出现长时间短路。而赵高则相反，在始皇帝面前，赵高的才华，赵高的心灵高度一直赶不上李斯。但在胡亥那里，赵高就变得如鱼得水了，胡亥还就愿意相信赵高一个人，赵高就这样轻易捕获了胡亥的心。他知道胡亥喜好什么，害怕什么，他知道怎样给胡亥解闷，也知道怎样让胡亥一步步走入自己的掌心，成为一个地道的提线木偶。

是的，跟胡亥唯独不用讲政治，不用讲深刻的人生道理，他的脑子不接收这一类的信息，所以李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最后，李斯彻底败给了赵高，他的失败不仅因为赵高心里牵着胡

亥。其实胡亥仅是赵高手中的一只风筝罢了。他只要将手中的线轻轻一抖，一切都在不言中了。他的失败在于他的处事方式过于讲究套路，他的失败也在于他过分自负于自身的才华。套路也好，才华也罢，一旦没有了施展余地，只有作茧自缚了。当年，有个异国的人刺杀秦王，秦王一怒下，要将所有在秦国政府里工作的外国人士全部逐出秦地。李斯也名列其中，但他不甘心，提笔写下了一封洋洋洒洒数千言的《谏逐客书》，呈给嬴政。没想到事情出现微妙转机，他又得以在秦国土地上经营梦想了。

现在，他和儿子李由被赵高以谋反罪打入大牢，眼看着人生走到了穷途末路。又想起了当年自己给始皇帝写信的事，他再次提笔写下了一封长信，托人呈给胡亥。不料，信中途被赵高拦下了，赵高的理由是：一介囚徒还向皇上上个什么破书！

在嬴政的时代，李斯凭借一封信让自己躲过了一场政治风雨；但到了胡亥时代，这样的故事再也上演不了了。假设胡亥真读了这封信，他一定会拿去问赵高的：赵爱卿，他这写的是啥？读得我头都晕了。

赵高的棋下到这一步，李斯的没落成了必然，和他一起没落的还有他的整个家族，近百号人。根据李斯的罪行，根据李斯自己一手制定的大秦刑律，他被判了五刑和诛灭三族。五刑是一种很复杂的死法，就是让罪犯死前经受五种刑法，其中包括车裂、腰斩、剁成肉泥等。李斯现在才知道自己定的刑律有多么残酷和丧尽人情，而且给刽子手们出了多大的难题啊！腰斩和车裂要同时实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腰斩了，上下半身分离，怎么进行车裂？而车裂了，人已被分成一块块

死肉，又怎么腰斩？所以大秦帝国的刽子手个个都是经过技术认证的绝命高手，没经过几年历练，没有上岗证的人绝做不了这一行。

这真是一种宿命，韩非临死前的那句话又在他心头回响开来：善于攀援的人总是命丧绝壁；善于游泳的人，总是身葬江河；而实施刑律的人，总是身陷牢狱。

公元前 208 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李斯和他的儿子以及李氏家族的近百号人被押上刑场。

多少年之后，那个在粮仓里看见老鼠蹿来蹿去，必会上前扑打的李斯，自己成为过街老鼠。

刑场上秋风浩荡，尘土飞扬。李斯回首，透过飞扬的尘土，他已经看不见来时的路了。他只能看清近旁儿子的脸，他凝望着儿子李由，说了生命里的最后一句话，他哽咽着问：“李由啊，我们还能再牵着一条黄狗，到上蔡的郊外去打一次猎吗？”说完后，父子两人抱作一团，泪如雨下。

还能再牵着一只狗到郊外打一回猎吗？那只朴实的狗总是那么温顺，不声不响地走在他的身旁，然后飞快地蹿出去，呼哧呼哧地叼着一只被他一箭射中的野兔回来。还能再走一走故乡的黄泥路吗？闻一闻春天的油菜花，或者躲在冬日墙根，就着稻草干燥的香味，懒洋洋地抽一袋旱烟，看斜阳将时日一点一点拉长。还能再听一听上蔡人的口音吗？邻里的唠叨，老婆缝补的一双布鞋，还有为一场赌局赢来一吊钱后的那份开心。是啊，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尘世的生活如此温暖。

可是他已回不去了，这么多年，他一直都胆战心惊地活着。他身处

高位，可高处不胜寒；他享受荣华，可永远咀嚼不到粗茶淡饭的清香；他广厦千间，可再没有像在上蔡的稻草铺睡得踏实。他的生活没有儿女绕膝的温暖，没有小家屋檐下的情味，有的只是浓重的血腥、阴暗的杀戮、冰冷的算计。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尘世的生活有多么动人。

他的心从没软过，他的眼泪也从没真正地发自内心地流过。他杀死韩非，他活埋几百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他逼死扶苏、蒙恬……从来都是不眨一下眼睛的。他总是对自己说：这是政治的法则，也是官场的定律。强者生存，弱者淘汰，何来可惜？但现在，望着那么多亲人像秋后的稻子一样，一茬一茬倒在浩荡的秋风里，亲人的血染红了整个刑场。他第一次痛彻骨髓。很多年后，他重新成了一位凡夫俗子，重新儿女情长，心意缠绵。

生活永无退路。

公元前 208 年的那个秋天，李斯和他的家族走向了人生的悬崖峭壁，他们都死在李斯费尽心血、精心修订的大秦刑律下，无一幸免。

舌头的灾难

韩非外表羞涩，内心奔放。

韩非天生结巴，笨拙的舌头总跟不上奔突的思想。他只好沉默，但他又是一个表述欲很强的人。有那么多灵动的念头和思想不停在脑海里闪现，他无法不说话。为此上天给了他一支流畅的笔，我相信这是上天为他自己的失误表达的某种歉意。

韩非的文章纵横四海，行云流水，且立意深远，富有理性。他还是个讲故事高手，心里藏着无穷无尽的故事，那些高深莫测的道理，被他用一个小小的故事轻轻一点，立刻如一块干硬的压缩饼干变为上好的巧克力，柔软无比，入口即化。以至于以他名字命名的文集一度在列国间畅销不已。当时，韩非有众多热心读者，这些读者很多是韩非的粉丝。诸多粉丝中有一个特别的人——秦国国王嬴政。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这两本书时，拍案称奇。他情不自禁跟身边的客卿李斯说：“这书写得真是好，是哪位先贤的大作？”李斯淡淡地